

吐回



洪天賜教授捐財

什麼生活寫什麼詩

子凡

嘔吐

受了权势的恶气
爸爸放工回家
又在发牢骚了

有时，发发牢骚也是好的
好叫我的脚指头
不敢从鞋头探出头来张望
好叫弟妹菜也不敢多夹一筷
饭也不敢多扒一口
那么多的
现实吞进肚子里
叫胃怎样去消化呢

「他妈的！」又是一句
反胃的现实
给呕了出来

1975·4·18

向日葵

生活着
我们都惯于仰望
生命中的早晨
太阳暖洋洋地普照
我舒展、我开放
天空开放得多么灿烂哟
云舒展得多么悠然哟
我们老伸长脖子
中了蛊一样地仰望
直到天空无忧无虑地广阔开去
直到云无拘无束地舒展开去
才感到自己扎根在大地上

1975·4·2

鷄

怎样也不可能是一隻鸟
长了一双翅膀
飞不上蓝天

每天一早
那群小麻雀
老是飞到我的槽里
吱吱喳喳
分享我的谷粒
然后高高兴兴地
飞去，留下我
懊恼地乱抓母亲胸脯般的大地
抬头又是母亲胸脯般的天空

怎样也不可能是一隻鸟
长了一双翅膀
只在闲时
大力挥动
扬起一些尘，扇起三两落叶
舒展舒展

1975·5·30

狗

识时务的狗是不乱吠的
在这么深的夜里
不妨碍人们的睡眠
不惊醒人们的美梦

看见神灵也罢
看见鬼魅也罢
在这么深的夜里
识时务的狗是不乱吠的

锁在我心牢里的一隻狗
却清醒地
大声吠了起来

1975·7·26

老朋友

你打老远的地方
抛弃了欲望
回到我的家门旁
喝碗热腾腾的稀粥吧
虽然没有驱寒的烧酒
没有取暖的炉火
要知道，这是我最好的了
若你已倦于漂泊
饱经世界的广阔和深奥
且垂首
睡在我的怀里
像一串成熟的稻穗
睡在稻香里
要知道，这是我最好的了

1975·8·11

酬神戲

今年又做酬神戏
今年又是太平年
没有天灾人祸
人人都平安大吉
我们这撮平安人
年年都蹲在戏台下
啃甘蔗含酸梅嗑瓜子捧场
鼓励演出酬神戏
我们这撮平安人
逆来顺受
只求保全老命一条
平平安安，年年
看酬神戏

出

3

1975·8·12

我不會忘記

我不會忘記
我的摇摇椅靠着书架
架上藏书不多
已足够令我快乐
还有爱人的像
温柔的眼光
看我读书、沉思
还有一尊爱神
藏着赤裸的上身
在书堆里
还有那透过叶间透过百叶窗的
阳光，洒在我的身上
我不會忘記
令我情绪不安、
思想不宁的琐事
离我那么遥远
我坐在摇摇椅上
看着广阔的世界

1975·8·26

非法木屋

红笔一圈
这儿又是非法木屋区
又说犯法
又说要拆
又说发展
又说要搬

木屋破破烂烂
有损市容
国家要进步
土地要发展
哥哥正在阳光炽热的建筑工地上
辛劳地建设大城市的繁荣
国家的形象



木屋区垃圾乱堆
臭气薰天，助长疾病传染
爸爸正在街道上
打扫大城市的垃圾
像打扫自己一样

世界可大呢
自己的天地可真小
这儿又说犯法、要拆
那边又说发展、要搬
搬搬搬
搬到红笔还未圈到的地方？

1975·8·13



故鄉寄來的一封信

故鄉寄來了一封信
是年幼的弟弟的筆迹
寫在一張從習字簿里
撕下來的方格紙上
鉛筆又鈍又黑
字體又歪又脏
很認真 很辛苦地
走向我
還有一小撮新米
是年老的媽媽的寄語
在我的心田里



1975·8·28

燃燒

炼钢厂的熔炉里
铁浆是沸腾的
炽热地燃烧着的煤
为了存在而燃烧自己
在这动乱的世界里
我们活着像一堆煤
只有燃烧
才能忘掉战争
 忘掉死亡
 忘掉人类历史的辛酸
只有燃烧
才能把心中的热情释放
才能热热烈烈地活着
才能热热烈烈地死去

1975·9·5

母親

已经是两个孙儿的祖母了
妈妈带着老花眼镜
闲时老爱给孙儿的小衣服
绣上可爱的小动物
像我儿时穿的一样
妈妈已走了人生大半的路程
黄昏时，一手牵着一个
刚学会走路的孙儿
散步在夕阳餘晖下
长长的行人道上
把微笑投给迎面来的小孩
在公共汽车上
逗邻座的小孩子玩
在人家面前称赞自己的孙儿
「爱」在微笑和赞语中
发光，照亮
她走完人生的下坡

1975·10·8

迴音

山脚的贫民窟
一个赤着上身的小孩
很认真地告诉我他的发现
「站在山顶大声叫喊
周围会有人应声
学你叫喊」

连回音的原理也不懂的
穷人家孩子，忙着干活
也常想爬上山头
大声叫喊
他试过，在山下
世界只是个聋子
什么也听不到
是个哑巴
不会回应

1975·10·8

火山

原始得如人类血管里的血
我的心充满了热情和愤怒
才蠕动起来
我深邃的内心
没人会听见我的声音
没人会感到我的生命
教条般顽固的山岩
禁锢着我的心里
炽热地燃烧着的爱
逼我像山脉一样
几个世纪悠然地站立着
我要开口讲话
我们闭口已太久了
愤怒已涌到唇边
融化我的沉默
燃烧我的生命
我要爆发
震撼大地
摇醒这个世界

1975·10·13

相望

到海边来的人
都爱坐在岩石上
背向陆地
向大海凝神
海水却老冲上沙滩。
海水冲向陆地
个中原理我想我懂
对人人望向大海
他们的心我还抓不透
他们望不了多远
海水也涨不到多高
但人人望向大海
海水冲向陆地
人人都习以为常
有谁会去理会是逃避还是向往
一边是无际的人生
一边是无涯的情欲之海洋

1975·10·13

夜空

一直都以为
白天的光芒展示了一切
可以看见天空
了无牵挂的辽阔
舒展的云
时刻的变幻
但孤傲如世界者
本应保持某个距离
缄默，保持神秘和含蓄
像白天一样一览无遗
我们不会欢喜
直到某个夜晚
值完长长的晚班
走路回家，在黑暗中
突然想到毫无关连的死亡
而怔怔地望着夜空
看见繁星闪烁
隔着几个光年的距离
静静地互相守望

彼此默默地燃烧的生命
向我展示黑暗的内涵。

白天的光芒

太眩目、太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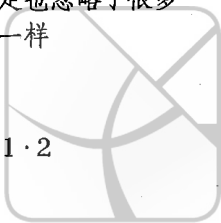
使我们忽略了

许多真象

生时我一定也忽略了很多

像在白天一样

1975·11·2



街燈

从傭工介绍所出来
已经是华灯初上了
辉煌的灯火
像无数的眼睛
盯着我
感觉自己竟然赤裸裸地走在大街上
脚下是无尽头的路

毕竟是要往前走的
家就在前头
将刺骨的冷冽
痛苦地迫成稳健的脚步罢
站立起来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是路上一盏内省的街灯
当我走过时
别掩饰我赤裸的醜态罢
请在我深邃的内部
照亮我

1975·10·15

海

人要有大海的胸怀
才好看海
看潮汐涨落
受太阴的支配
看汹涌的波涛
受海岸的限制
人们从大海
要去了那么多
海还是海
潮汐依旧涨落



1975·11·28

四
日

獻

一串金黃的稻穗
懸在風中
給出香味
給出成熟
給出意義
我們都慣于守候
觀察稻穗成熟
臆度其他谷類也一樣
葡萄跟草莓也差不多

如果你是河
你就流吧
如果你是山
就堅持你的孤傲
流是河的
孤傲是山的

1975·12·22

風景

黄昏的港口隐隐看见
 轮船理想一样地隐隐闪光
这条是去港口唯一的路
我陪你走了一段又一段的路送你
多希望自己
走成路上的一截
风景，凄美是凄美了点儿
 暗淡了点儿
总得让你多看乡土一眼
多留一步
把风景看个够

1975·12·25

投奔

雨声滴达滴达的韵脚
想是已经给狂风打得稀稀落落了
我们已奔驰在
蹄声达达

黄尘飞扬的黄土岗上
向前再跑上一柱香的时间
就会看到那座山寨
那飘扬的义旗了

那年
表哥就是投奔在这座山寨下
据说后来战死在山谷的一场混战中
死时他几乎已全忘了韵脚那回事

1975·12·29

回歸

时候到了我就走
没多大关系
世界依旧丰盈依旧富饶依旧
生生死死
在来来去去之间
生命之大也就可以想像了
我们只不过是一股尘埃
时间的飞车飞驰过
 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飘扬起落在嗤鼻厌恶和谄媚奉承之间
一阵骚动后一切静止
也只不过是対大地有所交待
我本是微尘一撮
成于偶然的捏造
还帶了几分水的懦弱

1975·12·29

戲

轮到我登场了
小生和花旦在台上也不知唱了多久了
唱着唱着正唱到低潮
正是我出台的时候

我嘛只不过是
小人物，出场
只不过是陪衬
显出人家的伟大
自己的窘态

也罢了
伴着一声锣一声鼓一声喝采
一步一个躬一个揖
凑个热闹

这场戏是去年前年大前年也演过的

1975·12·29

之間

一月去了二月去了三月
去了四月去了五月
都去得那么匆匆
独是十二月
宠坏了的最小的儿子一样边走边回头望
想捡回掉了的玩具
又爱东张西望
看橱窗里展示的玩具新花样
我们处于新旧之间
又想重温旧的熟稔
又想品尝新的惊奇

1975·12·31

殒星

黑暗罩住世界的时候
才能看见
星群中光华夺目的
星
此刻，他已殒落
在黑夜里仍然拖着一条发光的长尾巴坠下
宽大的太空
经历过千万年的浩变
应经得起损失
倒是隔着光年的距离
小若微尘的地球上
大若宇宙的心
震了一震

山靈

这人死了
想是被逐出族的山地人
热情而蛮强
藏起被逐的悲愤和委屈
死在我的小店里
行囊里带血的腰刀早已生了锈
腐蚀了昔日的锋利
手上带的藤环，那小巧的心思
想是喝他住手的小姑娘
偷偷送给他的罢

这小子住下之后
从没跟我们搭过讪
倒是睡到半夜
常会听到他梦呓
用土话亲切地呼唤……

1976·1·20

Amoeba

这是一个拥挤的场面
任谁都是匆匆忙忙
任谁都是一团糢糊
我在其中
显微镜下一只微小的
阿米巴
就着生活的齿轮
转进赤熔炉凝固缸压缩机分解器……
溶化凝固压缩分解……
全盘变动

又叫变形虫的阿米巴
千变万化
却还坚持着一粒小小的核
一个小小的
清醒

1976·1·28

雨意

起先只是小小的不满
凝在心头
湿度加重
才扩散到整个大地去
雨就这样形成了
风暴也是
雨落下，总是毫不迟疑
即使千万支箭矢标枪
全没入尘土
不灭的生命
灵魂必定在阳光下升华
形成另一阵雨
酝酿另一场风暴
冲击大地

1976·2·10

墙

草这植物一定是不喜欢墙
蔓藤也是
这道裂缝刚给补好
别处又给钻裂
外头的草长了进去
里面的草长了出来
蔓藤也在墙头纠缠成一团
分不开来，还开了花
虽说墙内有一番天地
墙外也自有一个世界
有时，实在弄不清楚
墙这东西到底是
护卫还是困禁
干嘛每家人都爱修筑墙
围住自己

1976·2·10

球

球是富有弹性的玩具
拍它就越跳越高
不拍就越跳越低
圆滑会滚会旋转会反弹
吸引住小孩子
好奇而高兴地
拼命去追逐
欢欢喜喜地接住
高高兴兴地抛出去
我是过来人
老世故一般地在旁观
出其不意地
球向我飞来
竟有新的星球撞中心胸的恐惧

1976·3·15

河

是河就得流下去
不管河水是清是浊
别埋怨我只会忧心忡忡地歌唱
有时我也会汹涌冲击的
山河枯了的时候
我激流着人类血管里奔腾的血
河堤崩裂的时候
我泛滥着人类心底狂乱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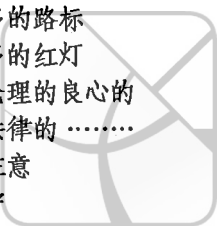
我常想：
何以战争以血染红我
何以文明以渣滓污染我
已经有流不动的感觉了
过多的恨和欲阻塞在我的血管里

1976·3·29

紅燈

年紀大了
就該懂事
懂得自主自制了罷

我駕駛着感情的車子
飛馳在公路上
許許多多的路標
許許多多的紅燈
道德的倫理的良心的
理智的法律的 ………
要留心注意
嚴加遵守
小心駕駛



我闖過一個又一個的紅燈
唯獨闖不過呵闖不過
死亡的紅燈

1976·4·5

呐喊

我们同呼吸的
空气中
时时冲击着无声的叫喊
受压迫的
受驱逐的
受苦难的
一如平静的海洋
时时冲击着汹涌的暗流
暗流来自我血液的源头
呐喊来自我生命的根本
无形而时时在冲击
无声而时时在呐喊
在我们同呼吸的
空气中
爆炸

1976·5

瘋人院

其实我没疯
被安置在这里
全是你们的鬼主意

我在这儿
大家都很安全、很放心
让我有不满就大声批评
有不平就痛快地谴责
四面是冷冷的墙
没人控告
没人理睬

其实我没疯
对你们这样的安置
真是谢谢、太谢谢了！

1976·9·14

叫喊

其实，连那一声叫喊
不久也将没入空茫
只是那只花猫
还装成很柔驯的样子
懒洋洋地仰睡在院子里
享受暖洋洋的阳光
那只在霉暗的洞穴里吱吱叫
老是抱怨阳光不足空气不流畅的
老鼠，想是跟花猫玩耍叫闹累坏了罢
也仰睡着
阳光照着
风儿吹着
刚才还听到牠在叫喊着

1976·10·4

預言

有人預言世界將恢復
古時代的冰雪時期
到那時候，世界的臉孔
是白茫茫的
是冷冰冰的

人們對世界氣候的變化
必定是非常敏感的罷
早在我小時候
父母雙亡時
我已從人們的臉孔上
看出他們已事前感應到
世界氣候的變化
和今天我們盛傳的預言

1976·10·25

葱

有人说：
生命如花朵
一瓣瓣开放灿烂
芬芳令人兴奋

有人说：
生命如葱头
一片片剥开寒伧
辛辣令人流泪

我赞成前者的乐观
因我看到社会的繁华
我更相信后者
因常人只看见花
葱头埋在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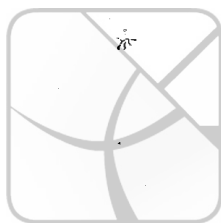
1976·12·3

河

流了几千万年还不断地流的
河水连绵不断地流
不断地流的河水
是响应生命轰轰烈烈的召唤罢
我张开口答应
却只能发出潺潺的流声
我挺身迈步向前
却只能翻起微微的水波

望着前方壮阔的波澜
听着前方雄壮的涛声
脐带般蜿蜒的河流
是我心上带血的鞭痕

1976·12·11



子凡

152 Jalan Raya, Sungai Way, Selangor, Malaysia.

永利文具貿易公司承印

58, Tingkat Tong Shin, Kuala Lumpur.

嘔吐

1977年2月出版

定價 M\$~~2.00~~

1.20



子凡

1953年正月生

著作：鞋子（詩集）

兩個後生（雜文集）

